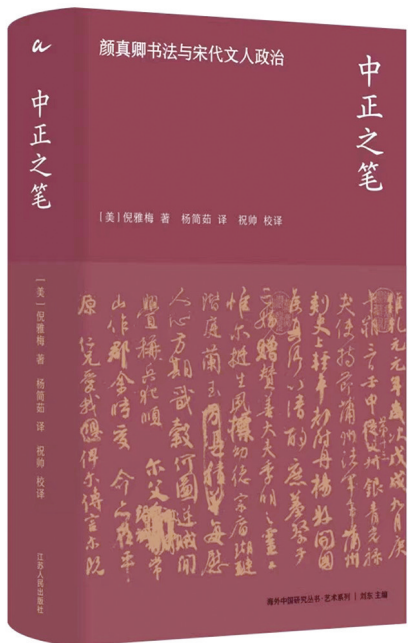


## 倪雅梅说颜真卿

王翔宇



《中正之笔：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  
倪雅梅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5月第1版

颜真卿是李唐时期的人物，是大书法家，也是一代名臣。倪雅梅是一位美国学者，任教于堪萨斯大学。就是这样一位远隔重洋的女学者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出版了一部关于颜真卿的书，令人好奇。

倪雅梅研究颜真卿评说颜真卿，自然是从颜真卿的书法入手，但她研究颜真卿的书法，不仅仅就颜真卿的书法而讨论，她从宋代切入，纵论书法中的政治，她提到性格学，称之为古老的伪科学，从王羲之、唐太宗、韩愈到欧阳修、庆历新政，纵横捭阖，议论风生，这样的开篇，给人以先声夺人之感。此后如何叙述颜真卿？倪雅梅开始梳理颜真卿的显赫家世和早年生涯，他虽然三岁丧父，但所受的传统教育却并无缺失，他在长安、洛阳、姑苏等地的成长氛围，也算高端平顺，科举顺利，与哥哥一道成为进士。但就在他任职平原郡守之际，安史之乱爆发，巢倾卵覆，天下崩溃，颜真卿英勇抵抗，联络常山太守、自己的堂兄颜杲卿与安禄山对抗，砥柱中流，令人侧目。颜杲卿父子壮烈殉国，颜真卿突围而出，绕道辗转，长途跋涉，他到凤翔面见接替唐玄宗的唐肃宗。有此经历，颜真卿的《祭侄季明文稿》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旷世杰作。安史之乱得以平息，而藩镇割据、朋党政治、阉党猖獗此起彼伏，李唐衰落，无力回天。颜真卿正道直行，爱提意见，最终被贬出京，他到同州、蒲州，又到抚州、升州、湖州，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颜真卿在地方行走，接受道教、佛教的影响，他的书法作品也多与道教、佛教相关，倪雅梅对此一一考辨，用力甚深。而就颜真卿此一书法风格变化，她也征引欧阳修、苏轼、曾巩、黄庭坚、米芾、蔡襄、朱长文等多人的评论与看法，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她特别征引欧阳修的评说：余谓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

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公忠义之节，明若日月，而坚若金石，自可以光后世，传无穷。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不过，欧阳修眼中的这位英雄只有一个瑕疵，那就是颜真卿对佛教和道教明显的宽容：

颜公忠义之节，皎如日月，其为人尊严刚劲，像其笔画，而不免惑于神仙之说。释老之为斯民患也深矣。欧阳修如此评论颜真卿，而朱长文在950年前，也如此说道：公之于书殊少媚态，又似太露筋骨，安得越虞、褚而偶羲、献耶？答曰：公之媚非不能，耻而不为也。退之尝云：“羲之俗书安媚，盖以为病耳。”求合流俗，非公志也。朱长文

将颜真卿最后十年的书法作为其最成熟的艺术风格的代表：今所传《千福寺碑》，公少为武部员外时也，道劲婉熟，已与欧、虞、徐、沈晚笔相上下。而鲁公《中兴》以后笔迹，迥与前异者，岂非年弥高学愈精耶？欧阳修、朱长文的评说，深入骨髓，令人叹服。

倪雅梅就颜真卿书法的晚年风格专辟一章外，还就颜真卿的人生落幕，再做交待，她把颜真卿定位为“儒家殉道者”，《宣和书谱》就颜真卿之死以及此前经历有如下简练文字：

颜真卿，字清臣，师古五世从孙，琅琊人。官至太子太师，封鲁郡公，初登进士第，又擢制科，以御史出使河陇。五原大旱，为决冤狱，而雨乃降，一郡霑足，人呼为“御史雨”。守平原日，河朔二十三郡皆陷贼，平原独以有备完。奏至明皇，为之叹息，想见其人。然为奸邪辈所嫉，卢杞尤不喜。李希烈陷汝州，杞遣真卿宣诏，士论惜之。而真卿必行，见希烈知其不可以训，骂而死之。

多年前，有人问我，某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关于蒋介石书法的书？我答，书名虽然叫《中正之笔》，但与蒋介石无关，是说“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的学术研究。他恍然大悟，原来如此。颜真卿这位一代名臣在784年秋被李希烈缢死在蔡州龙兴寺，此年的颜真卿已经76岁了，今年是颜真卿殉难1240年。



## 平实中见典雅，深情中透智慧

——读汪家明随笔集《书梦重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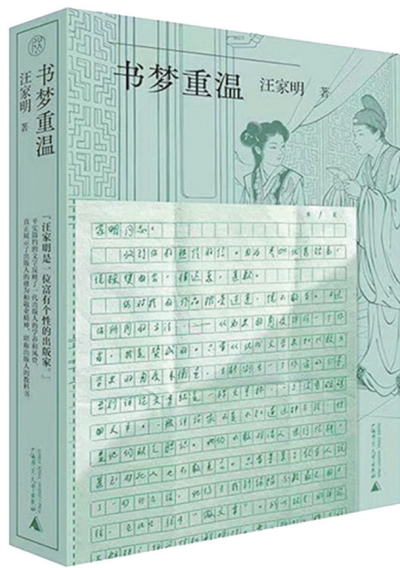
刘敬

身处“流量时代”，心恋纸质书籍——这，可能是一个编者、出版人最为突出、最难割舍的职业情怀吧。作为学者型的出版家、作家，汪家明可谓造诣深厚，久负盛名，其新著《书梦重温》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甫一推出，便迅疾引发广大读者的关注与喜爱。

《书梦重温》是一本随笔集，不仅是汪家明对个人阅读生涯的深情回顾，更是一场对书籍、对书籍所承载的文化、历史、社会及生命意义、人生哲理等的深刻探寻，恰如一部丰富而细腻的交响乐，悄然引领我们走进人与书相伴的世界，虔敬感受那份源于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执着。全书40篇文字，或长或短，洒脱率性，平实中见典雅，畅快中透智慧。汪家明以满腹学识与卓然洞见，从读者、编者、作者及出版者的多重角度，于娓娓道来中生动呈现了书籍对于一个人生命轨迹的深远影响。

毋庸置疑，一个人的阅读史即是他（她）的成长史。《书梦重温》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作者与书籍之间醇厚而绵柔的情感纽带。通过阅读，我们得以窥见他在不同人生阶段与书籍的亲密接触，以及这些书籍如何影响并塑造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等。一篇篇非虚构笔记，或温馨，或感人，或难忘，无不透露出他对书籍的挚爱与敬畏——既是一个读者，更是一个与书籍对话、与作者共鸣的思考者与传承者。譬如，上个世纪70年代，作者偶遇《茶花女》，阿芒与玛格丽特的爱情悲剧，如一道炫目的携着超能量的闪电，不偏不倚地击中了他：“我一动不动，陷入无法摆脱的悲哀。此后，足有一个星期，我郁郁寡欢。我相信，那悲哀的因子，仍弥漫在那小屋、那幽暗的后窗、那杂草丛生的小院里，尽管我家早已搬离。”他亦因此坚信，“小仲马即使只有这一部不足20万字的小书，也已胜过他父亲大仲马《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等数十部巨著了！”

书缘即人缘，缱绻又缠绵。一个好作家，一部好作品，总能带给人以无穷的力量与无尽的启示。“只有从现代文学史和比较文学史的角度来衡量，才能测出一个作家的分量，否则评论文章就是一杆无星秤，一个没有砝码的天平……所以现在的评论大都缺乏科学性和鲜明性，淡而无味，像一瓶跑了气的啤酒……”汪曾祺先生多次给汪家明亲笔回信，其间的谆谆教诲，直让他倍觉醍醐灌顶，胆气陡生见月明。是的，汪家明以自己与书、与作家及出版人等的相遇、相交、相知为主线，巧妙串联起了一个个鲜



《书梦重温》  
汪家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

为人知的故事，诸如张洁、灰娃、范用、姜德明、沈昌文等，皆是故事的主角。这些故事不仅彰显了作者与这些文化巨匠之间的深情厚谊、文化圈内精神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更让我们看到了文化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互帮互助与心灵启迪等。而这种深层的文化情感，使得《书梦重温》不仅仅是一部普通的“回忆录”，更是一部充满人文情怀与文化底蕴的厚重之作。

此外，札记虽短，余味绵长。在鉴赏和评论书籍、“揭秘”作家成长与创作历程的同时，汪家明对时代、社会与人生的洞察、体悟与省思则如春野繁花迷人眼，给你我以多重的启发与感悟。如在《坐在树下长椅上的张洁》中，作者坦言对张洁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当年引发的社会舆论自始至终不屑一顾，“只是为小说中表现出的沉重、低缓、刻骨铭心而又满含诗意的情感所震撼”，我们竟至才知晓，张洁那部用情至深、撼人心魄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出版过程原是那般曲折。好在柳暗花明，曲径通幽，我们也因此真正走近了作家、理解了作家，并与作家的内心同频共振：“再没有什么能像我的文字那样，让我从容地独立于世。”

清代朱锡绶于《幽梦续影》中有言：“为雪朱阁，为花粉墙，为鸟疏枝，为鱼广池。”通过对《七札》《楮楼集》《为书籍的一生》及《老照片》等书籍“前世今生”的了解，我们会情不自禁地为汪家明作为出版家对于书籍品质、文化价值的坚守与追求，为他与众多优秀作者、编辑、出版者作为文化人在中国出版业的发展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责任与担当点赞不已。至于书页间点缀穿插的众多名家合照、书影手稿及往来信件等，更是珍贵之至，宜赏宜藏，令人不忍释卷，心生欢喜。